



## 好学语言浩瀚法海

### 慧命在学习中增长

人生是不断的学习，在学习过程中提升自己。吉隆坡昙华苑监院传超法师，多年来从语文学习中，深入探讨佛学，也丰富了自己的生命。

“活到老，学到老。”法师和蔼地笑笑，腔调一转，很用心对我说：“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巴利文和梵文念作 'yada dighaji vanamadikam/ tada vidyapi adika'，日文是 'gakumong niwa kagiliganai'，法文是 'Vivre au jour 1e Jour'。”

不禁感叹法师的语言能力。掌握一种语文已经很难了，但是传超法师却掌握了巴利文、梵文、日文、法文、德文，加上英文和中文共七种。这当中缺少一点毅力、耐心都不行！

#### 学习七种国际语言

传超法师是吉打人，中五毕业后来到巴生升学，以两年半的时间修完了三年的电子工程课程。

1988年因缘成熟出家，年仅22岁的他获得师公修静长老鼓励赴台，就读於台湾基隆灵泉禅寺华文佛学院，是年登大戒於台中万佛寺。3年的佛学课程，让传超法师对大乘佛教有了初步的探讨。华严经、法华经、俱舍论等经典的研读，让法师在学习上获益良多。

法师后来在达能长老的建议下，1992年又赴斯里兰卡肯拉尼亚大学深造6年，以南传佛教、巴利文为中心，并取得了佛学、巴利文和日文学士学位。1996年法师为了对北传佛教的第一手资料作更深入的探究，赴印度展开另一领域的学习，在普那大学修读梵

文硕士，同时完成了法文、德文文凭课程。

或许有人认为学佛需要掌握那么多语言吗？法师认为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

“生命在学习中成长，否则我们的慧命会逐渐枯萎。”为了深入探讨佛教原典，法师从巴利文开始着手，陆续学习并掌握了其他语文。

会不会学得越多越混淆？法师说，只要掌握了语文，即使不讲不看，环境来了还是会运用，根本不会忘掉。又因为有了一个根基，学习其他语文不会太困难，因为彼此有辅助作用。例如日文的语言体系和巴利文相似，所以学习日文有助於巴利文的学习，又因为日本采用许多汉字而让人备觉亲切。

### 时需掌握语文体系

在众多语文中，法师最喜欢中文，“中文是母语，因为是从从小就运用，特别有亲切感，但也是最难掌握的语文，需要多听、多看、多读、多写、多讲。”

法师谦逊的说，其他的语文谈不上精通，“因为不是搞学术研究，但求在读、写、讲方面能够应付自如，加强自己深入理解佛学的能力。”

法师不认为在本地，巴利文和梵文没有“市场价值”，反而具有无限潜能，因为随著佛教原典日渐被注重，有关语文在欧美国家已成为抡手的外语科系。

“佛教原典不管是大乘或小乘经典都以巴利文和梵文记载，巴利文和梵文因而成为延续传承的工具，多掌握一种语言，即多一种善巧方便。”

传超法师觉得，佛学与一般社会学不同，一般人在学士、硕士或博士班毕业后，就可以在社会上大展拳脚，“钱途无量”。“佛教从早期发源地印度传到汉地，从二世纪到唐宋年代开花结果，历经 500 年时间，由此可知佛学需要时间酝酿。而语言学习也是一样，需要长时间才能掌握整个语文体系。”

法师发现，学习语文的最大困难是，各语言体系、文法以及思考模式的不同，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去掌握。

法师以中文为例：“中文没有阴阳分别、单数或复数，也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式，动词是放在中间，我们讲‘我去那里’，但巴利文不一样，除了人称不同，动词又分单数及复数，动词放在后面，‘我那里去’。”

法师说，大学里用的是英文教材以及英文媒介语，首三个月学的都是基本文法，所以课程难免沉闷，一旦掌握了基本文法，导师才会切入经典，探寻佛教的真义，才增添了上课的乐趣。

### **深入了解开托视野**

法师说，语文学习的首要条件是必须要有兴趣、有时间，还要有责任感，耐心踏实的学习与研究，才能掌握语文，其中资深的指导老师也很重要。传超法师很庆幸法光法师在这方面给予细心的指导。

除了切入佛教原典，语文的学习亦让法师对不同文化、不同历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。“其中最大收获是，视野开拓了，眼光长远了，胸怀宽阔了，不再是井底之蛙，能够敞开心胸接受其他的宗教。”

“众生平等，佛陀没有分别心，是文化背景、学习环境及语言的差异，让人们有了男女之分。佛陀教导我们接纳并把佛法实践于生活当中，排斥别人是跟自己对抗。接纳别人，把和平快乐带给人，才是真正的学佛。”

传超法师念的是国立大学，课程是容纳性的，所以除了小乘经典，法师也涉猎大乘经典的思想如中观，大小乘经典相辅相成，深入经藏，加强了法师对佛法的信心，并且突破学习领域的障碍。法师说，学习应该以此为最终目标。

法是目前也在槟城竹林禅寺协助院务处理，他认为，一个人在踏入佛门到离开人世，乃至成佛，一路上是在学习中不断成长。语文的学习，不是为了功利，而是为深入佛

法，超越贪嗔痴等烦恼、净化心灵。因此地说：“做为行音，要不时充实自己、提升自己，才能够亲近大众，以法滋润一切众生，让佛法绵绵不绝，世代相传。”

采访、摄影：雨晴

摘自《福报》第 24 期（2003 年 11/12 月）

## 传超法师的学佛因缘

传超法师于 1988 年出家，就读於台湾基隆灵泉禅寺华文佛学院，是年登大戒於台中万佛寺。

1992 年又赴斯里兰卡肯拉尼亚大学深造 6 年，取得了佛学、巴利文和日文学士学位，1996 年赴印度普那大学修读梵文硕士，同时完成了法文、德文文凭课程-目前出任吉隆坡昙华苑监院。

我出生在双溪大年一个拜拜的家庭里，但我确实比较有福报，很小就参加了佛青的活动。记得我第一次参加佛七时才 14 岁，是很多同辈的孩子都还在胡闹调皮的岁数。

念中三的时候，我十分活跃于各项佛教的活动，对佛法也有更深一层的了解、我在那时候参加助念团。丝毫不理华人对丧礼的忌讳，和佛友们到各地与人结缘，也看到许多生离死别的场面。

当我想到有一天我也会这样——什么都要舍掉，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就觉得世间的一切都不实在，因此就兴起了要出家修道的念头。到了 18 岁那年，我正式向家人提出我的意愿，当场就被狠狠地训了一顿，出家的心愿因此落空。

中学毕业后，我到巴生一所学院念电子科系，常常到龙华寺活动。那个时候是心定法师出任住持。

我一边参与活动，一边在选择出家或世俗生活之间徘徊。家人的激烈反对让我顾虑到在家孝道的问题。

1988 年宣化上人到马来西亚弘法，他当时的弟子恒道法师在佛总有一场讲演，其中一段话深深地震憾了我：「我们要给予父母的不只是物质的需求，也要给予他们心灵的滋润，也就是给予他们佛法。不然的话，供养父母，就如同家里饲养宠物一样，只是给他们吃和住，而没有给他们心灵上的寄托。」

这段话加强「我出家的决心，在同年 12 月于檳城佛光精舍出家，后来又跟随师公修进长老在竹林寺静修。披上僧服后一个星期，我才写信回家。3 个月后，才敢回家

拿日常所需的证件。父母亲看到我出家，当然很伤心。可是在姐姐和佛友们的安慰之下，他们无法改变事实，只好勉强接受。

在最初，我的父母以为佛教和神道教一样，有所谓的「乩童」问神的部份。他们虽然也有拜拜，可终究认为这非正业，不希望我成为这其中的一份子。后来他们才知道，佛教是引导人向上向善的，内容是充实的，出家人弘法利生，普遍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和尊敬，这才扭转心意，完完全全接受我的出家。

在佛门里，我最推崇弘一大师和广钦老和尚，看完他们的传记，我感动得不能自己，希望此生能够向他们看齐，广为接引众生学习佛法。

我的修学生活很殊胜，有机会到台湾、斯里兰卡、印度等地跟随多位大德学习，尤其是斯里兰卡的法光法师，对我在修学道路上影响很大，成就我很多。他一再提醒我，语言是弘法利生很重要的工具。也因为这句话，我下决心努力多学，终于懂得7种语文。

感恩今世诸多成就我出家、修道的因缘，希望能够在此生为佛法的弘传多尽一点心力。

采访、何润霞 《普门》第52期 2004年5月